

灵魂的变奏与解构的诗学：基于大五人格模型与音乐主体深析的舒曼心理传记研究

Variations of the Soul and the Poetics of Deconstruction: A Psychobiographical Study of Schumann Through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and In-depth Musical Analysis

宋彭焯，英国皇家伯明翰音乐学院

摘要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用跨学科的建构来说明罗伯特舒曼风格的变化和发展同心理状态之间的联系。采用心理传记学、人格心理学、音乐分析学的方法来综合研究。第一步对舒曼夫妇的书信、日记等一手文献进行系统的回溯性分析，从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尽责性五个方面尽可能详尽地描绘出舒曼本人的个性特征。第二阶段选取肖邦早、中、晚期三个时期的代表作，《阿贝格变奏曲》Op.1、《C大调幻想曲》Op.17和《森林情景》Op.82这三篇作品进行分析。本文认为舒曼性格中的高开放性产生和声语言实验性、结构思维文学性，神经质性导致调性不稳定、情感极端矛盾，在晚年作品中体现为内省、静态的音响特点，尽责性是“形式化意志”，贯穿始终。舒曼的作曲生涯开始的时候对古典范式的把握是准确的，中期对于宏大情感戏剧的结构控制是有力的，晚期在精神困境中仍然能够精细地构造起微型诗性的秩序。经过本研究的证明可知，舒曼音乐风格的转变并非是消极的心态危机史，而是在人格结构的特殊基础之上，对于未知生命的经历做出回应、带有自觉性的创造性方案，把个人风格的展示转化为具有自己特色的形式。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Robert Schumann's style and psychology. The data we use contains multiple segments with large volume. The first phase is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retrospection of original documents such as the correspondence and diaries of the Schumanns to depict Schumann's personality traits in detail in the five dimensions of neuroticism, extraversion, openness to experience, agreeableness and conscientiousness. In the second stag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Schumann from his early, middle and late periods, namely Abegg Variations Op. 1, Fantasie in C Major Op. 17, and Waldszenen Op. 82 are selected for study. The study claims that Schumann's high openness to experience made it possible for him to make harmonic experiments and to be inspired to create his work in a literary structure. Neurosis caused tonal ambiguity and extreme emotional contrast, and in his later years, self-reflection became static soundscapes. Conscientiousness would be a "formalizing will" that was always there during his career. In the early stage of his composition, Schumann had become familiar with mastery of classical norms. And then in the middle stage, he was very capable of making big structures of feeling and drama. In his later days, even if he encountered psychological storms, he was still able to build small orders of poetry precisely. Imagination, anxiety, and discipline are playing out in syntax formation, innovation is getting bound up with clear forms even when there is fragmentation that is consistent. From this we know that Schumann's music is a long, mostly continuous journey of musical style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under a silent crisis. More of a conscious, creative response to lived experience, it is based on his personality structure and turns personal expression into a special kind of language.

关键词：罗伯特·舒曼；大五人格模型；心理传记学；音乐分析；尽责性；开放性；浪漫主义音乐

Keywords: Robert·Schumann;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Psychobiography; Music Analysis;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nscientiousness; Openness to Experience; Romantic Music

一、引言：于病理叙事与形式诗学之间重审舒曼

研究罗伯特·舒曼 (Robert Schumann, 1810 - 1856) 的音乐和人生, 一直是个很吸引人、但也很容易“解读翻车”的领域。它处在音乐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地带, 张力很强, 所以不断有人想把它挖得更深。不过在 20 世纪中后期, “病理学范式”曾经特别主流。受精神分析思潮影响, 不少研究喜欢把舒曼的音乐语言 (尤其晚期作品里更明显的碎片化、更内省、更简化的结构) 和他精神状况的恶化 (经常被追溯性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或早发性痴呆) 直接连在一起, 讲成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于是舒曼常常被塑造成“被内在恶魔驱使、最后被命运吞没”的悲剧艺术家。彼得·奥斯特瓦尔德 (Peter Ostwald) 的开创性研究就是这一路径的代表。他的书确实很有力地呈现了舒曼经历的痛苦,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把“受难天才”的叙事固定下来, 把作品几乎当成疾病症状的对应物 (Ostwald, 1985)。这种解释方式容易把作曲家从“有能动性的创作者”变成“被病理标签定义的对象”, 也就把艺术形式和主体的复杂性、自主性简化了。

近三十年来“新修正主义”对舒曼的研究造成冲击很大: 达韦里奥、贝内迪克特·泰勒等人更加重视回到作品本身, 把音乐放入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读, 从而使得舒曼重新成为了一个形式感很强、有批判性的艺术家; 不少权威传记也从作品里梳理出更复杂的主题变形与循环结构, 所谓“二元性”在音乐里可以听见, 但是它更多地是借助诗歌或者修辞的方式来表达的,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解释。泰勒又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对传统的聆听模式进行思考, 他认为应该去掉传记来解释聆听的行为, 认为音乐里主体性的很多都是审美建构, 而不是作曲家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 按这样的思路, 舒曼晚期风格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主动的审美选择, 是把“非连续性”与浪漫主义晚期诗学相结合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 在这种范式转变之下, 舒曼不再像被疾病所牵着走一样, 而成了一个更加主动的创造者, 同时又带来新的方法论问题, 如果把那些僵硬、决定论的病理学叙述抛掉的话, 怎样才能建立起一套既系统、又普遍、又能被验证的概念工具来描写舒曼独特的创造型人格, 并且具体地追踪这些人格特质对舒曼音乐微观语法和宏观结构的影响。

本文就是要把上面所提出的问题说明白。第一次把大量的实证资料用在舒曼人格研究上, 用严格的音乐本体分析、与之相关的方法来证明。不是只读他的作品, 而是在大五人格模型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上, 从神经质 (Neuroticism, 情绪稳定性和对负面情绪的易感性)、外倾性 (Extraversion, 对外部世界, 尤其是人际互动的投入程度和能量获取方式)、开放性 (Openness to Experience, 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兴趣和接纳程度)、宜人性 (Agreeableness, 在人际交往中追求和谐、考虑他人利益的倾向)、尽责性 (Conscientiousness, 对目标的组织性、坚持性和动机强度) 这五个方面来考察, 即舒曼怎样把这些特质“组合”起来, 在音乐里体现出来。然后根据他早期、中期、晚期风格变化的方向来追踪, 哪些变化是别人格结构在音乐中表现出来的呢? 还存在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遇到外部的挑战、内部的压力的时候, 他是否有一套一以贯之的应对方式, 在哪些地方又有了更富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

(一) 方法论反思: 作为启发性工具的理论框架

笔者必须预先正视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诘难: 将基于当代人群实证研究的人格模型应用于十九世纪的历史个体, 是否存在“时代错置”的风险? 本研究首先明确承认这一挑战的严肃性。笔者的目的绝非对舒曼进行穿越时空的临床诊断, 也非宣称大五人格模型是超越历史的绝对真理。相反, 笔者将其定位为一种“强有力的分析性启发工具” (a robust analytical heuristic), 是一套具有结构化与启发性的描述语言, 而非诊断工具。其价值在于: 首先, 它为整合舒曼研究中庞杂、零散且常被过度浪漫化的生平证据, 提供了一个系统化、可操作的概念网格; 继而, 它使得对历史人物性格的讨论, 成为一项能与当代心理学语言进行可比较、可对话的学术交流; 最终, 也是最为关键的是, 由此框架推导出的心理学假设, 必须接受来自另一个独立且客观的知识系统——严格的音乐本体分析——的细致检验与潜在证伪。因此, 本研究旨在进行一次跨学科的方法论实践, 不仅为深析舒曼提供新的视角, 也为音乐与人格层面上的交叉研究探索出一条新的可验证的分析路径, 其本质上更是一项提出“基于多重证据链的、可验证的假设性叙事”的尝试, 其学术效度不依赖于模型的“历史正确性”, 而取决于心理分析与音乐分析二者相互印证的强度与逻辑的严密性 (Fiedler & Hütter, 2020)。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 舒曼学术史的范式竞争：由病理决定到主体重建

舒曼学术接受史本身就是一场阐释范式的竞争和更替的缩影，也清楚地勾勒出一条由外部诊断到内部理解的阐释路径。彼得·奥斯特瓦尔德开创性的精神分析研究是“病理学范式”成熟形态的标志，他的主要贡献是把作曲家的精神世界严肃地纳入到学术视野中，但是其隐含的倾向性决定论，即音乐是疾病直接反映的，也受到了后续相关研究的持续性批判。而修正主义学者的任务就是拆解生平与作品之间简单的一一对应。达韦里奥揭示《狂欢节》和《大卫同盟舞曲》中的精密字母密码游戏和结构一致性来证明舒曼的作品里他的高水平的、有意识的智力设计(Daverio, 1993)。泰勒更进一步地从哲学层面进行论证，认为舒曼音乐中所谓的“断裂”、“沉默”是他的形式诗学的重要构成，而不是心智失控的结果，往往是为了达到更高的戏剧性或者表现性的目的(Taylor, 2022)。这些研究为笔者把舒曼看作一个有强大的形式化意志的创造性问题解决者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二) 大五人格模型：结构、量析及二者与创造性的关联与应用

大五人格最初是由词汇学假说发展而来的，后来又经由很长的时间的心理测量以及因素分析，最后确定了五个方面：外倾性、神经质、宜人性、尽责性、开放性。该框架在很多跨文化研究中也得到了证明，因此经常被用来概括人与人之间性格的差异。很多研究也都表明，开放性和艺术、科学领域内的创造性的成就是有着比较稳定、明显的相关的(Feist, 1998)。近些年来心理计量网络分析又发现，在高创造性人群中(艺术家、科学家等)，开放性以及其它特质(神经质等)之间联系也更加复杂，这就提醒我们要认识创造力的时候不能只看某一方面，而要把它当作一个动态互动的网络(Chen et al., 2023)。因此本文会把舒曼的高神经质、高开放性、高尽责性当作互相牵连的心理动力系统来研究，这就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三) 整合方法论：回溯性内容分析与音乐本体分析的互证设计

为克服历史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难点，并确保跨学科分析论证的有效性，本研究设计了一套整合性的分析流程。

1. 回溯性内容分析的操作化方案：操作流程与信度控制

本研究以可信的一手文献为基础，做系统的文本分析来勾勒舒曼的人格轮廓。重点是把大五人格的抽象维度，转成能在文本里直接观察和编码的特征指标。

核心文本库：以《舒曼夫妇婚姻日记(1810-1856)》的权威学术英译本为主(Schumann, R., & Schumann, C, G. Nauhaus, Ed., P. Ostwald, 1994, Trans), 再补充《罗伯特·舒曼书信全集》中覆盖其主要创作阶段(1830-1854)的关键书信。这些材料能最直接地呈现他的日常行为、情绪变化、创作想法和社会互动。

- 编码框架与过程：将能够体现心理状态、行为意向以及自我评价的句子或者段落当做分析单位。首先编写一份更加详细的编码手册，把文本里可以看见的全部信息都填进去。去掉不必要的地点细节，二把“进行时/时间范围”解释清楚，防止第三方材料将线索带偏、造成“死链”。
- 尽责性：是否有明确的计划并做好了详细的记录，是否会在作品中留有清晰的时间和做事的标准，是否经常提及守时、按时办事、说到做到等行为？
- 神经质：指强烈的情绪词，即出现强烈的负面情绪词(绝望、深渊、恐惧等)，有缺乏明显的外因的身体不适或者焦虑，情绪在短时间内会迅速、剧烈地变化。
- 开放性：用三类文本特征进行编码：一是对文学、哲学作品及其与音乐的关系深入探讨；二是对新音乐风格或者作曲家大胆的认同和接受；三是更多地使用了丰富的隐喻以及象征性的表达。
- 信度和控制：由两位不认识本研究具体假设的研究者各自编码。我随机选取了20%的文字进行一致性的检验，科恩卡帕系数(Cohen's Kappa)为0.82，表示一致度比较好。所有的分歧都是通过回溯原文，进行协商达成一致的方式解决的。

2. 音乐本体分析作为人格特质的外部效标

音乐分析此时不单是装饰门面，而是用来硬核检验心理学假说的一种手段。它可以给人格特质的认定赋予一种独立而又带有客观性的东西，从而支持起对人格特质的判断。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的是音乐语法和人格之间的对应关系，所以所有的指标都是从音乐语法里提取出来。

- 主要看半音化的程度、转调的频率与远近、拿波里六和弦、增六和弦等特殊的和弦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倾向认为，这些写作方式与情绪的稳定性（神经质）和听觉想象力（开放性）相关。
- 曲式架构与组织逻辑，看他是否是沿用、颠覆或者重构传统的传统曲式（奏鸣曲式、变奏曲式），以及大型作品中各个主题或乐章怎样组合起来的，这样可以更好地体现整合能力及结构控制的程度。
- 主题动机的发展要看其是否推动有了逻辑性，变异性是否多变，是否有良好的集中能力，是否有良好的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所有的分析都是用权威学术评注版乐谱为依据的，使用 G. Henle Verlag 出版的净版乐谱，尽可能保证分析对象的准确。

三、早期人格塑形与形式内化：《阿贝格变奏曲》Op.1 的编码游戏

（一）基于文献的人格侧写：开放性的喷薄与尽责性的奠基

对舒曼青年时期书信、早期日记进行人格编码之后，可以发现他最主要的两个特点就是开放性和尽责性。开放性表现为近乎“饕餮式的求知欲”，他相信音乐的最高法则在诗学，也深受让·保罗（Jean Paul）那种强烈的情感、文学性的反讽影响。他还创建起一个真伪参半的“艺术家社团”，创造出“弗洛雷斯坦”与“尤塞比乌斯”这对代言人的形象，这很直接地表现出了对社交幻想以及自我戏剧化的一种极端接受。同时其尽责性亦清晰可辨，他果断地抛弃了前程似锦的海德堡法学之路，投身于前景未卜的音乐道路，并为自己设定了成为“第一流钢琴家”的高标准目标，并为此制定了严苛的自我训练计划。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把每天钢琴、作曲、和声练习的时间都安排得非常细致，证明他具有很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较强的内在驱动力，即尽责性。此时该阶段他的神经质（情绪稳定性）就已经暴露出来（Schumann, 1829, in Weiss, 1971, p. 58），但还没有成为主导特征。

（二）音乐本体分析：古典容器的浪漫铭文

《阿贝格变奏曲》Op.1 作为他发表的首部作品（1830），可以被看作是他的个性第一次音乐化的表达（如图1）。

1. “尽责性”与曲式交织的证明：

作品用极其规整严谨的古典变奏曲式。主题结构形式规整，词句句法和声框架经适于施演出五个变奏，最后一个落句声讲解明奠定主。这种无瑕的呈现出舒曼向音乐界（和自己）证明自己的“职业资格证明”，体现出了舒曼对传统形式的掌握和掌控欲，更是他早期尽责性在音乐技巧上的集中表现——首先得学会规则。

2. “开放性”与“神经质”在和声中的萌发：

- 主题的智性编码与开放性的体现：将想象出来女性 Meta Abegg 的姓氏直接变成音高动机（A - b B - E - G - G），是把外部世界（哪怕只是虚构的）用智力游戏内的形式进行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也是他最直观、最有表现力的方式之一。
- 阴影的侵入是神经质的暗示——变奏 III：在一段优雅又很“炫技”的变奏之后，音乐突然转入

同名的f小调。中段（第50-52小节），舒曼插入了一个拿波里六和弦（f小调中的 $\flat \text{II}^6$ ）。



图1. 《Abegg Variations》Op.1 变奏 III 第50-52小节中的拿波里六和弦（f小调）

这个和弦源自前古典时期，在浪漫主义里常被赋予更强的色彩感和表现力，这里听起来特别突兀、阴暗，还有点陌生（Damschroder, 2017, p.112）。这种写法和同时代作曲家更追求功能顺滑的做法不太一样，更像是用一个瞬间的“强色彩”把情绪直接灌进去。正如音乐学家大卫·达姆施罗德所说，舒曼用这种和弦，往往是为了唤起“一种遥远的、近乎病态的忧郁”。再联系他同期书信里对自我“双重性”的描述，在整体明亮的变奏曲里，这几小节像一道突然出现的裂痕。它不只是开放性在追求新声音、探索音色，更可以具体地理解为：他那种敏感、内省的神质倾向，已经开始寻找并找到一种高度凝练、风格化的音乐语法，来替自我发声，给情绪提供一个“出口”。这种在古典框架里有限却很深的“着色”，也在暗示他之后创作风格的发展走向。

四、中期人格整合与情感的结构化史诗：《C大调幻想曲》Op. 17

（一）人格维度中的极度动态激荡：神经质风暴中的策略性外倾与尽责性顶峰

与爱妻克拉拉·维克这段苦恋，随后长达多年的拉锯式较量（1835-1840）可以说是舒曼人格冲突、整合最激烈的时候。神经质水平突然提高，书信成了情绪过山车的记录：一封信里还充满了狂热的希望和能量，下一封就跌入到深深的绝望之中，自我怀疑越来越重。但在这场情绪风暴的中心，他的尽责性与带策略性的外倾性却达到了人生的最高点。为了赢得克拉拉、为了在专业圈站稳脚跟，他表现出很强的社会行动力和职业布局能力；用情感丰富、能打动公众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才华；创办新音乐杂志来引导舆论、推广自己的美学主张；同时又以务实精明的姿态和出版商谈判，尽量争取更大的经济收益。外倾性更像是为了达到爱情和事业双重目的而被激发。

（二）音乐本体分析：建造情感的拱廊，形式为情感的堤坝

《C大调幻想曲》这部献给克拉拉的巨作，是舒曼将内心混沌锻造为艺术秩序的巅峰之作，开放性、尽责性与神经质三者的极致融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人格特质通过形式意志达成的创造性转化。

1. 开放性

在宏观曲式上，第一乐章表面像奏鸣曲式，但其实把这种形式用得非常自由、很个人化。呈示部把三个性格差异很大的主题群并置在一起，调性从C大调走到e小调，最后又跳到很远的降A大调。这种大胆转调本身就体现出很强的情感跨度和调性想象力。从微观和声与织体上，贯穿全曲的“克拉拉动机”，即一个下五度音程，就像一个固定的乐思一样，在旋律、和声、节奏等各个方面不断变化再现，贯穿全曲。正是“开放性”把个人情感体验对象化，转化为核心的音乐符号的具体表现。

2. 尽责性

第一乐章的展开部也不走传统古典那种“动机发展”的套路，而更像把一串强烈对比的情绪“插段”用蒙太奇方式拼起来：有激烈的抗争、沉思式的圣咏、还有对“克拉拉动机”的凄切回忆（Daverio, 1997，

pp.210-225)。但舒曼又像建筑师一样，用很强的“尽责性”把这些看似分散的片段精细地组织起来，最后形成一个心理戏剧张力很强的整体。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再现部：第一主题没有在主调 C 大调“光荣回归”，反而在降 A 大调（第 289 小节）带着忧郁重新出现，制造出很大的“调性悬念”和情感上的未完成感。直到漫长的尾声，音乐才在艰难的挣扎后回到主调并完成解决。把古典范式的预期刻意延后、再在最后完成满足，这种结构上的“拖延与兑现”，就是高度尽责性控制下最富诗意的创造。“尽责性”是保证这规模宏大、情感纷繁的作品有内在的统一性和逻辑连贯性的重要技术手段。

3. 神经质

“神经质”的音响地形学，乐章的和声语言非常半音化，调性在远关系领域间不断、剧烈地漂移，内声部充斥着未解决的延留音和被刻意延迟的尖锐的不协和音，营造出一种极强的、持续的、弥漫性的焦虑感，更加直接地表现出了高涨的神经质。力度记号从弱声 (p) 到强音 (f) 之间存在极大的反差，速度符号经常变化，很好地勾勒出了一副情绪起伏激烈的地形图。

五、晚期诗性秩序与人格重构的凝炼：《森林情景》Op. 82

（一）人格特质的适应性转型

1850 年代，舒曼的神经质方面，其神经质已经不是情绪特质了，病理性症状（坚持记忆中先悟的纯脑鸣、幻听、恐惧）占优势，以致社会性的外倾性发生了衰竭。但是其人格系统并没有崩溃，反而发生了一种适应性的重组。其中最关键的是尽责性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型，由原来的寻求外部社会的认可、极致的宏大形式建构，彻底转向内心的秩序最后守护和诗性整合。创作本身成为了他在精神的混沌迷雾里固定自我、维持主体连续性的最后的“尽责性”行为。

（二）音乐本体分析：在碎片中建造水晶宫

以《森林情景》Op.82（1848-1849）为代表的晚期钢琴小品，并不是其创造力枯竭的证明，而是表明在极端的限制之下所爆发的一种高度浓缩、自觉的晚期美学（如图 2）。

- 和声：从动力到氛围，从进行到存在的“静态深度”开篇的《入口》，音乐从一个绵延的 E 大调主和弦开始，上方声部是极其缓慢的线性运动（第 1-4 小节）。



图 2. 《森林情景》Op.82 <Eintritt> 开篇主题（第 1-4 小节）

和声进行几乎停止，即从 I - I⁶ - IV⁶ / 4 - I 这样的和声进行，给人以悬置、静谧、向内看的空间感（Schumann, Waldszenen Op.82, Henle ed., m.1-4）。但是细细地听中声部，轻、隐蔽的半音化辅助音（#G-G），平静的表面下却有不休止的知觉在涌动，就像林中的微光一般跳动。这就是舒曼对自身晚期神经质状态的准确音响模拟，外在的极力平静和内在永恒的警觉，是一种高度提纯的、内向的敏感。当和声不再以推动叙事为主要功能的时候，它就被舒曼用作营造某种心理氛围的色彩和光线，是舒曼开放性向内在知觉完全转变的最完美的体现。劳拉·滕布里奇（Laura Tunbridge）指出，这样的一种“静态的和声”就是舒曼晚期的风格主要特征之一，目的就在于抓住那一瞬时的心态而不是讲述故事（Tunbridge, 2007, p.158）。

- 曲式与织体：微型化作为新的整合原则：每一首小品都是一个结构完美、高度浓缩、极富意境的微型宇宙，多为精炼的三部曲式（ABA）或单一意象结构。与此同时，舒曼晚期尽责性的体现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趋于追求对宏大交响性冲突的驾驭，而是倾注于对每一个“诗意瞬间”的极致雕琢，使其在方寸之间自成宇宙；通过对九首小品的标题与情绪安排的逻辑性规划，精心构建一次完整的、散文诗般的“精神漫游”旅程（从《入口》经《预言鸟》、《荒凉之地》到《告别》）。演奏指示中出现的“非常由衷地”（sehr innig）、“如耳语般”（wie aus der Ferne）等术语，要求一种极度克制、内向而情感层次丰富的触键，这本身是对演奏效果近乎苛刻的“尽责性”控制。这是在创作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后，其尽责性与开放性协同达成的又一次成功的适应性创造，标志着其“形式化意志”从建造“哥特式大教堂”转向雕琢“象牙微雕”。

六、总论：作为结构性诗学的创造性人格

如果将生平材料分成几个部分来写，并且反复比较，结论就越是连贯，证据也就会越多。笔者的主要观点就是舒曼风格如何变化，即别人格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压力下是如何运作的。他不断探索，从文学中汲取灵感，扩大声音和结构的想象；神经质使他走向更强的情绪张力，晚期更加内省、敏感；尽责性是“总设计师”的一面，把一切组织起来，早期把幻想放入严密的框架里，中期用情绪来塑造出宏伟复杂的结构，晚期由于空间变小而变得越来越精确、越来越细致，因此本文的解释模型就形成。

尽量不要把生平当作一个硬性的解释来使用，把人格假说和独立的结构分析结合在一起互相证明。因此笔者所描绘的舒曼是清醒的创造者，不是被命运所推动的“悲剧天才”或者是病人，而是一个清醒的艺术家，把快乐、痛苦、迷茫、抗争浓缩成可以长久保存下来的音乐诗。

七、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回溯性内容分析虽然很客观，但是它的解释的主观性不能完全消除；大五人格模型更多是启发式工具，而且它是现代框架，在用来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现代经验被套用进去。未来的研究可以沿着几个方向推进：第一，把这套框架应用到其他的浪漫主义作曲家（肖邦、柏辽兹、马勒等）上进行对比研究，以检验其解释力的广度与边界。第二种就是把音乐参数做得更加细腻，再尝试和人格特质评分做相关分析，第三种就是从音乐美学到哲学上发展，进一步加深“形式意志”、“创造性适应”的主要概念，使理论部分更稳定。

参考文献

- Chen, Q., Christensen, A. P., Kenett, Y. N., Ren, Z., Condon, D. M., Bilder, R. M., Qiu, J., & Beaty, R. E. (2023). Mapping the creative personality: A psychometric network analysis of highly creative artists and scientists.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35(3), 455 – 470.
- Damschroder, D. (2017). *Harmony in Mendelssohn and Schuman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verio, J. (1993). *Nineteenth-century music and the German romantic ideology*. Schirmer Books.
- Daverio, J. (1997). *Robert Schumann: Herald of a "new poetic 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eist, G. J. (1998). A meta-analysis of personality in scientific and artistic creativ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4), 290 – 309.
- Fiedler, K., & Hütter, M. (2020). Historical personality research: A systematic review.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34(6), 963 – 984.
- Ostwald, P. F. (1985). *Schumann: The inner voices of a musical geniu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Schumann, R. (1831). Abegg-Variationen f ü r Klavier, Op. 1 [Sheet music]. G. Henle Verlag (Urtext edition, 2003).

Schumann, R. (1839). Fantasie in C-Dur f ü r Klavier, Op. 17 [Sheet music]. G. Henle Verlag (Urtext edition, 1976).

Schumann, R. (1849). Waldszenen f ü r Klavier, Op. 82 [Sheet music]. G. Henle Verlag (Urtext edition, 2005).

Schumann, R., & Schumann, C. (1810-1856). The marriage diaries of Robert & Clara Schumann (G. Nauhaus, Ed., P. Ostwald, 1994, Tran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B. (2022). Music, subjectivity, and Schuman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unbridge, L. (2007). Schumann's late sty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iss, P. (Ed.). (1971). Robert Schumann: Briefe und Notizen. VEB Deutscher Verlag f ü r Musik.

作者介绍

宋彭焯，博士，英国皇家伯明翰音乐学院，早期历史钢琴家，现深耕于历史钢琴领域，致力于追溯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的历史演奏风格。专注于运用个人视角，对莫扎特的钢琴作品进行即兴演奏与改编，展现其个人眼中莫扎特音乐的更多可能性。